

懲忿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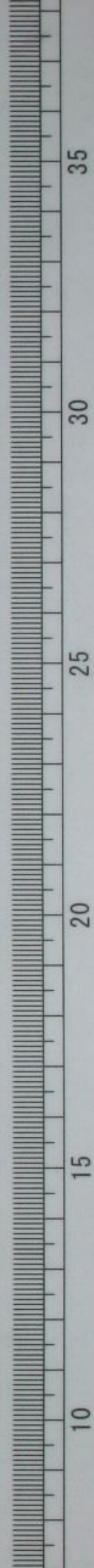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3

4





文庫11  
D 253  
4

懲忠錄卷之四

八月初七日開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  
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開山  
盡變舜臣約束凡編裨士卒稍為舜臣所在使者皆  
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  
憤舜臣在開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  
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實者許來告以通軍情  
每將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及均挈  
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  
日度酌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1033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閉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

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叅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卧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裴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叅川島淺窄不利行船且移陣



他處均皆不聽揆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  
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  
舍糧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  
山既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  
馳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  
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  
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  
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墜其計中  
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趁前咸陽郡守  
趙宗道死之初休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

山城禦賊築公山金鳥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鳥  
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  
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  
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京元帥以下  
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  
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  
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怡不動不攻而去安陰  
監郭趁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  
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為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  
諸軍皆潰賊入城趁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趁女嫁柳



文廟文廟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趨同被害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材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片舜臣與軍官一

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闕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陽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二坐鑿濠濠塹一三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二千在城內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



夜不收  
守邊軍  
名

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總數百光陽縣  
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  
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銳頃刻而止  
皆散伏田畝間三々五々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  
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踈行迭出  
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々中賊丸斃既而倭到  
城下呼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  
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  
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  
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牆土壁猶在賊來依牆壁間

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兵刈城外雜  
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  
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二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  
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惧是日晚守堞軍往々交頭  
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倭陣中響砲大  
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  
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不敢外窺經一二時響  
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頃刻與城齊  
衆倭蹂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與孝義初  
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今上已無人但見城



內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又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揚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金列以北尾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

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號善水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炮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糧作海路通行怡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怕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



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

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今軍人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蓋喜過望自是凡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轡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唐軍與已軍無間有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捆打無敢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於上言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



心服也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

九月初九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徵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沉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樂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其最可憂者乃無醬也若不預辨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辛

不合醬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懦不可爲元帥不聽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攻蔚山賊嘗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絕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不能支天兵奪賊外柵賊奔入內城天兵貪擄獲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



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理提督望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牆環四面爲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銳丸亂發如雨每日常鋒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賊船從西生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鴈島山無水賊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尫氣諸將言城內糧絕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痺疥已而賊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爲賊所乘遽旋師正月天將悉回京師謀再舉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門參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債事二十餘罪鎬遂去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賫伸救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去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繼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官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金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於順天芮橋堅守劉繼以天兵進攻不利還順天



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  
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沉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  
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  
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  
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  
舜臣兄子荒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  
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圍荒望見揮其兵  
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楫  
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也耶拊膺  
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

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  
悉退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扼  
行所至人民處々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  
棄我何之道路壅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涕  
贈議政府右議政刑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獎忠魂  
事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爲祠號曰愍忠以時  
致祭商賈漁船往來過其下者人々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曰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瑠事成宗燕山在東官瑠爲講官以嚴見  
憚嘗爲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祖



伯福以門蔭仕，父負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群兒戲，削木爲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舉，發身李氏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練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宋有孽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人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跡權門，媒進耶？兵曹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練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

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々知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容語舜臣，兄子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道求生？其操執如此，舜臣爲人，寬言笑，容貌雅飭，如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兄義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已子，凡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已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賊相持。



諸船已下碇，夜月色明甚，統制帶甲枕鼓而卧，忽起坐，呼左右取燒酒來飲，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襲，警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船皆舉碇，又傳令斥埃船候卒方熟睡，喚起待變。久之，斥埃奔告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無數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太砲，吶喊諸船皆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爲神。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五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紅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



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  
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鞠於仁政殿庭用麗膝火刑  
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  
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地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  
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為常事又都城內常  
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  
恠難以彈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杜詩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蓋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  
日賊報至朝野惶々忽有恠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

或近或遠只一鳥而色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  
其鳴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出狩賊入城官闕廟  
社公私廬舍一空嗚呼其亦恠甚矣又五月余隨駕  
至平壤寓於金乃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豺屢入  
城中大同江水赤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變時  
賊猶未至平壤余聞此語默然不答而心不喜未幾  
平壤又陷蓋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鸛鶴  
來巢六鷁退飛多麋有蛾之類鮮有無其應者天之  
示人顯矣聖人之垂戒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又  
壬辰春夏間歲星守尾箕尾箕乃燕分而自古言我



國與燕同分時賊兵日逼人心洶懼不知所出一日  
下教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足畏蓋聖意欲假此以  
鎮人心故也然是後都城雖失而卒能恢復舊物旋  
軫舊京賊酋秀吉又不能終逞凶逆而自斃斯豈偶  
然哉蓋莫非天也

倭最奸巧其用兵殆無一事不出於詐術然以壬辰  
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  
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蒼黃顛倒遠近靡然皆失  
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

之巧計教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  
後散出諸道任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  
管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  
所謂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  
近之矣是以天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其  
在諸道者亦皆奮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民  
之在四方者處々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  
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幸也誠使  
我國有一將將數方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  
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發之於京



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  
數十百年間不敢正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  
方積衰力不能辨此天朝諸將又不知出此使賊從  
容去來畧無懲畏要索方端於是出於下策欲以封  
貢羈縻之可勝嘆哉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人扼腕  
昔龜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又之急有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大要而  
勝負之所決爲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  
器械精利古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  
巧倍蓰於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兩陣相對以

法交戰則敵之極難蓋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  
能及於數百步來如風電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  
形得其山阨險阻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  
其形而左右俱發則彼雖有鳥銃槍力皆無所施而  
可大勝也今奉一事爲證壬辰賊入京城逐日分掠  
於城外至園陵亦不保有高陽人進士李櫓稍解操  
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人各持弓矢入昌敬陵不  
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櫓等無以爲計奔入於藤蘿蒙  
密叢中賊來索之徘徊窺覘櫓等從其內輒射之皆  
應弦而倒又遷其處往來倏忽賊尤莫能測自是所



至見叢薄則遠々走避不敢近故二陵得全以此見  
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尚州申砬李鎰等若  
知出此先於免遷鳥嶺二數十里間伏射手數千人  
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鳥合之卒不鍊之  
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機備言  
之今又特記之以爲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爲主古人言城制皆  
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圖莽不知  
雉爲何物每以塚當之嘗疑塚但千百則其城至小  
不能容衆將何以乎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書

讀之乃知雉非塚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蓋城  
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塚而塚間立盾以遮外向  
矢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  
每五十塚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塚  
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塚矢力方盛左右顧盼便於發  
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  
在平壤若一朝西下則行在前回無一遮障處不量  
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顧  
視州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  
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回及左右



鑿出砲穴可從中放砲上建敵樓々相距千步以上  
大砲中藏鉄丸如鳥卵者數斗賊多集城外砲丸從  
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摩碎若是則他堞  
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無敢近矣此實  
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々兵蓋千  
步之内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  
此事余偶思得之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席屢發  
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口門外  
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  
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舉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

所益不小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爲慶尚右監司有書云欲  
修治晉州爲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晉州不勝而退  
余答士純云賊早晚必來報來則必用大勢守比舊  
羌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  
制癸巳六月余聞賊復攻晉州謂辛從事慶晉曰晉  
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既而下  
陝川聞晉已陷丹城縣監趙君宗道亦士純友也爲  
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晉州士純見余書踴躍稱奇  
即與幕下士友數人巡城因其地形以爲當設於八



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列民憚其役乃日前無砲樓  
猶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材已具始役有日  
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慟而罷嗚呼士  
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斯固數也非人  
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  
備邊司諸臣日聚闕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為計或  
建議曰賊善用槍力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當以  
厚鉄為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刺  
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大聚工匠晝夜打造余獨

以為不可日與賊鬪雲合鳥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  
厚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  
難用遂罷又臺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  
大臣無謀座上問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  
高棚使賊不得上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鐵丸亦不  
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聞者傳以為笑嗚呼兵無常  
勢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  
將而已然則千言方計皆無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  
龜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闕一不可其餘紛々者何  
補焉大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任將於有事之際



擇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尚道水將則朴泓元均  
陸將則李珪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變生巡邊使防  
禦使助防將等皆自朝廷受命而來各持專斷之權  
自行號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輿尸之戒事  
何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相知  
皆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  
塗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幸耳言之其說甚長非  
可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天兵發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水泮  
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黃海

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太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  
希愿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速領  
邑人登山採葛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希  
愿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江  
水猶未盡解水上流漸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京  
畿巡察使權徵水使李蘋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義  
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人  
納葛綱爲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兩  
柱相對其內偃置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  
兩頭結橫木江面既濶遠索半沉水不能起衆曰徒



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柱二三尺穿葛索極力  
 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緊束高起  
 穹窿儼然成橋樣刈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  
 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抱車軍器皆從  
 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由淺灘以  
 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更倍之得三  
 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主歸々  
 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  
 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自  
 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爲之一笑因記其事以

爲他日應猝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卧漢城墨寺洞一日天將駱尚志訪余  
 于卧次問病甚勤可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  
 鍊兵禦敵最爲急務宜乘此天兵未廻學習鍊兵法  
 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可以  
 守國余感其言即馳啓于行在日使所帶禁軍韓士  
 立招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教駱撥帳下  
 曉陣法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日夜鍊習槍劍篋筈  
 等技既而余下南方其事旋廢上見狀啓下備邊司  
 令別設都監訓練以尹相斗壽領其事其年九月余



自南召赴行在迎駕於海州屬從還都至延安更命  
余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請發龍山倉唐粟米  
一千石日給人二十外應募者四集都監堂上趙倣以  
穀少不能給欲設法限節置一巨石令願募者先舉  
石試力又令超越土墻丈許能者許入不能者拒之  
人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一二或在都監門外求試不  
得顛仆而死赤久得數百千人立把總哨官分部領  
之又欲教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人大豐孫者  
以入賊陣多煮火藥與賊囚江華將殺之余特貸其  
死令煮焰燭贖罪其人感懼爲之盡力一日所煮幾

十斤逐日分諸各部晝夜習放第其能否而賞罰之  
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降倭及南兵之善鳥銃者  
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置軍糧益募兵  
滿一萬置五官各隸二千每半年留城中教鍊半  
出城外擇閑曠肥饒地屯田積粟輪還近代則數年  
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上下其議兵曹不即  
舉行率無見効

沉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爲名  
故不爲我國所喜最後賊留金山久不渡海李冊使  
逃還中朝就羌惟敬充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



要領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國與我國  
論議籍々皆歸咎沉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謀  
有叛形我國僧人松雲入西生浦見清正還言賊欲  
犯大明所言絕悖即具奏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  
至憂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叙其終始以自辨  
其書曰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  
壤目中已無八道矣老朽銜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  
得與足下暨李休察相會于擾攘之中目擊平壤迤  
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朝不謀夕之狀殊  
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々者老朽檄

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  
者數月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  
朽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  
道居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  
行長退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盛等三十餘  
將合兵連營控險扼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  
取彼時判書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  
既張大兵且退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王  
京根本之地得之可以號召諸道乃今事勢至此將  
奈之何老朽云徒復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



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得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  
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老朽云我試與爾國  
圖之務得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道及還王子倍臣  
方爲全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得如此老翁再  
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江王子臨  
海君等自清正宮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國漢江  
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云  
肯還之不肯還隨爾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子係  
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而不肯  
許他事及至金山捐資入禮多方曲意于王子前倨

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數言之  
下王京倭退矣沿途營柵遺糧不可勝計矣漢江以  
南諸道盡得矣王臣陪臣歸國矣終以一封羈縻諸  
酋斂手於金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敢妄動續以  
封事議成老朽奉命調戢王京復會足下暨李德馨  
輩云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計何如德馨  
應聲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翁不須掛意  
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竒其大有力量大有識見偉  
然一柱石也及今覈其事實似覺文章功業不相符  
合老朽不能不爲李判書惜也如金山竹島諸營未



聞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必諸處倭兵盡渡宮柵  
盡焚交割地方官俱有其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  
一戰不折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  
南自能尺寸支撐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  
之事小邦責任何不聞大計止有號泣闕下之一策  
乎法云強弱不當衆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  
諸當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練兵修守相  
時撫馭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耳渡海以  
來老朽四會貴國主彼此問對之言出于曾臆合于  
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虛謬國主之心老朽之心彼此

洞鑒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  
謀臣策士機智百端間事迭出內以危言激怒于天  
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  
出禮法之外其日前駭代大明日割八道國主親自  
渡海歸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國主  
動念矣可激天朝發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  
盡許之又許國主親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宗社臣  
民皆爲日本矣又何取于二王子耶老朽以爲三尺  
之童決不失言至此清正雖橫亦不放肆至此又不  
念我堂々天朝統馭外藩自來大體一恩一威亦自



有時必不肯以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縱不奉約束之逆賊擄我藩籬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省事至于內外親疎之別順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茲欽承勅命調戢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耶足下深于大体詳于國事用是走書幸足下亮我素衷即爲上達國王併使當事群僚察知所以既云仰我天朝以爲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不盡觀此書王京以前則鑿々可徵矣金山以後

未免支辭隱語然切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爲斷案故著之云

沉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未稍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更發太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沉惟敬自言於金石相命元而金石相爲余言之如此



德政錄卷之四大尾

德政錄卷四

廿五

元禄八<sub>乙</sub>年正月日

京二條通

大和屋伊兵衛寫板

48-13180

未八<sub>乙</sub>年



